

## 泉水叮咚入梦来

与“泉”相关的名字,总是充满泉特有的灵性与魅力。下泉便是如此。还没去过下泉,便听过下泉的乡音,老人、孩子,男人、女人,一开口都是“炸啊、聂啊……”,嗓音清脆,韵律悠长,空灵婉转,独特的腔调赋予它们独特的魅力,尖声细气的话语从主人喉间转过几道弯弯再传进对方耳膜,像绵柔慈糯的歌调。乡音如泉,这是下泉人的标鉴。

到下泉,最先要去感受的是这里的泉水。以泉命名的村庄,泉自然是充沛的。果不其然。

巍峨青山环绕着村庄渐次铺开,时值酷暑,人伏头一天,我见识过身边多数留不住水的溪床干涸成标本,而这里沿途的大溪小溪都是载着饱满的清泉或欢快或腼腆地流淌,静谧处是一块镶嵌于四野的碧玉,湍急处被揉碎的阳光散作鳞鳞金斑。小溪两侧,古朴的巨石被岁月镀上了黝黑的底色,墨绿的苔藓不紧不慢地在上面积衍生息。缝隙处,藤条草木恰如其分地寻找自己的位置,安居乐业。微风处,那些脖子长胳膊长的枝啊叶啊轻舞飞扬,偶有调皮的家伙扭啊扭的直把腰身垂进水面,学着蜻蜓点水的招式临水自照,正在臭美呢。两只白色的蝴蝶路过,停在一片叶上,亲吻草木的馨香,我掏出

## 惯性思维

夜晚出门,心里正想着心事。出电梯,见走廊漆黑,重咳一声,眼前一亮。

走出楼外,又是一片漆黑。重咳一声,还是黑;再重咳一声,仍然是黑。抬头,望见天上乌云密布,没有星星没有月亮,只有附近高楼大厦的窗户里透出点点亮光。这才意识到,已经是户外,没有了感应路灯——暗自发笑。

这就是一种惯性——思维的惯性。因为我们的精力过于集中,思维还在原来的情景中,没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虽然双脚在机械的交替迈动,但是思维并没有感知身外的变化。

想起一个故事来。有两个好友,相处多年。朋友甲经常给朋友乙送礼物,吃的用的穿的,反正只要有好的东西一定是两个人来共享,朋友乙也乐于消受,并不拒绝。只是开始还有些扭捏,似乎不好意思。后来不再推辞,但每次都有“谢谢”二字;再后来,既没有推辞,也没有“谢谢”二字,一切似乎都顺

手机蹑手蹑脚还没来得及拍下它的模样,它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难得,如此燥热的天气,临水而生的物种里,都还有如此逸致。也许,一方好水不仅仅只滋润人吧。

我坐在溪边,任一股凉气冲来与我相拥,全身疲惫欲炸的细胞得到安抚,全都温驯了,鼻尖被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气息萦绕,若非要说,我只能说是“仙气”,因为它让我于盛夏处突遇清凉,让我安逸,让我沉醉。

下泉村孔姓人居多,据说他们都是孔子嫡系后代。孔子雕像位列祠堂众多祖宗牌位正中间,受世代族人虔诚祭拜。壁栏上“热血报国者众,廉政从教人多”的系列名单,既是铿锵庄严的誓词,又是族人的骄傲与荣光。

“楼下新屋”,实则是间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屋。这是著名艺术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孔奇老师的老家。一进两重带天井的宅院,室内多是木质结构,雕花镂空,留下不少精致的印迹。屋外马头墙的雄风依在,只可惜屋内断壁残垣却是另一番风情。房子养人,人也养房子。人走屋空,没有人滋养的房屋就像看不到希望的老人,眼睛里多半流露着绝望与沮丧。一束光影穿过天井照在地面上,与潮湿黯黑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。顺着那束光,我看到很多飞舞的尘埃,它们都在拼

理成章、理所当然了。有段时间因为一些原因,朋友甲没有给乙送任何东西了。朋友乙便问朋友甲: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?脸上显露出些许的不悦。这时候朋友甲才醒悟过来,在心里暗暗问自己,难道过去给朋友的馈赠都就成了应该的事情,而不给倒成了不正常的事情了?

这也是一种惯性。这种惯性把正常的东西变成不正常,把不正常的东西变成了正常。

想起物理学中的惯性,机械的惯性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。比如在手摇柴油机的时候,因为惯性的存在,才使我们能够省力。比如汽车在前进时,因为惯性的存在,才可以让汽车滑行而省油。还有投掷、抛物都离不开惯性的作用。可是,也正是因为惯性,才使我们在需要刹车时,因为速度太快惯性太强而制动力不够或者制动时间太短而出现险情。

惯性本身没有好坏对错之区别,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认识,怎么去看待和处理。生

等设备来到村湾晒谷场制作爆米花,也是我们小朋友最为开心的时刻。只见师傅头戴一顶旧草帽,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汗珠,一边笑咪咪地吩咐大家按先后顺序排队等候,依次进行。但总有“调皮鬼”不遵守矩,稍稍挪动位置,偷偷插队,惹来“申讨”声一片,重新打回“原形”,乖乖等候。当轮到自己时,每锅爆米花交加工费一元,如添糖精另收五角。如果手头一时拿不出现金,就用鸡蛋、大米折算支付。师傅熟练地把火炉上形似葫芦状的铁罐翘起一端,打开顶盖,倒进大玉或玉米,顺手拧紧铁盖,放回火炉架。一边往炉内添上柴火,手拉风箱;一边不停转动“铁葫芦”,并时不时瞄看摇把上温度表的压力指数。片刻功夫,锅内温度升高,压力越来越大,爆米花即将出炉。

只见师傅手脚麻利地从炉上抬起“铁葫芦”旋转半圈,将锅盖对准早已准备好的长布袋口,手脚并用,右手拿钢管套筒插入锅顶盖开关,左手握紧摇把柄,右脚猛踩套筒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爆米花喷涌而出,瞬间胀满布袋,一股稻米香味顿时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这时,有的小孩赶紧钻进大人怀抱;一些胆子小的赶紧双手掩住两耳,后退几步;胆大的趁师傅开袋时偷偷抓一把塞进嘴里,飞快地跑开……

命翻腾,或许,是想越过屋顶抵达一片更加明媚的天空。假以时日,老屋遇到怜惜它的主人,经修葺一新,重新抖擻地呈现在人们视野里,会不会,又有一代国家级大师人物从这里走出呢?侧房,瓦片散尽,裸露凌乱的房梁沉默不语,像在回应,这,是个谜。

相比之下,醉卧溪头百年不倒的枫杨,却是另一番风景。一百多年前,或许是风吹过来一颗种子,又或许是哪位高人为它选了这个好址,怀揽一溪碧水,背靠阳光,四野宽阔,不缺阳光雨露,尽管深情地把根须扎进村庄的深处,用根须紧紧拥抱村庄;尽管蓬勃地舒展身姿,用阴凉紧紧拥抱村民。历经百余年,它见证村庄各种变迁,早已物是人非,只它依然繁茂。据说,枫杨能活千年,且死后千年不倒,倒后千年不枯。村庄还有几千年的时光,可待它守候。

村里有很多古朴的风景,散发年代久远的味道。归来数日,我脑海里始终浮现这样一幅画面:一个老人,挑着两袋比他人还要大的行李,在小店门口候车。旁人关切地说:“家里东西都搬空了吧?就只差把这老房子也搬到县城里去了啊!”老人在城里,应该有美满的家,有幸福的晚年生活,泉水叮咚的家园,注定只能拿来怀念了。



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如这惯性,其本身是没有性质的区别的,其最终的结果,取决于我们认知的角度和处理的方法。不同的认知,不同的处理,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。

我很有感触的把这些故事讲给儿子听。儿子哈哈一笑说:我希望您对我的爱一直惯性下去,千万不可制动!

■周瑞云(赤壁)

刚出锅的爆米花香脆柔软,入口即化,满口流香。爆米花容易回潮影响口感,妈妈常用瓷坛、土罐和塑料袋密封贮藏,过年拿出来招待客人,可口如初。儿时最爱吃妈妈的“爆米花糖块”,她把熬好的红苕糖与爆米花、芝麻、花生等拌和加热倒入四方形木盒压紧压实,再用刀切成一个个小方块,成为香甜爽口的爆米糖块。那时,农村难得见到点心糖果,爆米糖块深受我们喜爱,每当肚饿和放学回家总要吃上几块。

冬日里,我们常常提着铁丝与油漆罐改制的烤火罐串门,邀约三五好友一起玩耍,变着法子弄吃的,火烧玉米是“拿手好戏”。经常把几粒玉米丢进火罐烧烤,待玉米炸裂露出米花时用棍子挑出放进口中,满口生香,吃得津津有味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和时代进步,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,满足不同人群口味的各种爆米花应有尽有,一应俱全。有的为了味道更诱人、色泽更艳丽,还加入奶油、香精、色素,人为打造“美味爆米花”。独特的个性口味配上香脆的爆米花,人口充满整个味蕾,让人尽尝香脆口感,印象深刻。

不知是因为自己喜欢怀旧的原因,还是个人口感习惯的问题,我却更加怀念儿时那原汁原味的爆米花味道。

## 一颗流星划过夜空

■许爱琼(嘉鱼)

1934年秋天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一辆卡车开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,车上跳下一群宪兵,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,如黑夜里的魅影。

“咣当”一声,监狱看守班长打开一间牢房的铁门,喊道:“李文卿出来!”这声音像一簇毒箭,刺破了阴森森的监牢。看守班长面目狰狞,像极了一条扑向人群的恶狗。遍体鳞伤的李文卿从噩梦中惊醒。他从潮湿的地上,缓慢地移动身子,靠墙坐起,然后笔挺地站立。他太熟悉这条恶狗的声音了,只要它一叫唤,就会有狱友永远地离开人世!他意识到自己这一出去,就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他决定最后教训一下这个最凶残的看守班长,为难友们报仇雪恨。

他拖着沉重的脚镣,向监狱大门走去。“李文卿,你的死期到啦!”那条恶狗凑到他身边,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冷笑声。他突然奋力冲了上去,双手举起锁链,朝着看守班长的头部狠狠砸去,一下,两下……满头是血的看守班长,抱头鼠窜,狼狈不堪。众宪兵慌忙蜂拥而上,扭住了李文卿。监牢里所有的狱友都醒来,他们为他的壮举而欢呼。他面带微笑,从容地穿过长长的阴冷潮湿的监狱走廊。他一路振臂高呼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这铿锵、激昂的呼声如一股铁流涌向空荡荡的监狱,令反动派们胆战心惊,鼓舞着狱友们继续与敌人作最坚决的斗争。他们握紧铁窗,眼含热泪,默默为他送别!

车子驶出宪兵司令部,驶入无边的黑暗。黑暗之中,有冷风袭来。他不觉得寒冷,反而有一股暖流莫名地溢满他的周身。因为,在那一刻,他突然想到了他遥远的家乡!

1902年12月30日,他出生在湖北省嘉鱼县马鞍乡龟山村一个农民家庭。村庄背靠长江,山水相依,一派江南好风光。

“五四”运动的思潮风起云涌。在家乡读私塾的他深受其影响。他读《共产党宣言》,也读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,常常与同学谈论救国之道。他才思敏捷、文采斐然,教书先生害怕他日后给学校招来麻烦,忍疼割爱,劝他退了学。退学后,他在家乡龟山村办起了蒙馆,一边教书,一边探求革命真理。

1924年,他从乡下来到了嘉鱼县城,在县城东街租赁了两间房子,开设“楚家旅社”,后来又改名“集贤客栈”。以旅社老板的身份作掩护,组织城乡青年集会,传播马列主义。1925年初,由中共武昌地委特派员刘子谷介绍,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嘉鱼县的第一位中共党员。

1926年8月底,北伐军第八军进驻嘉鱼,他组织百余船只,协助北伐军连夜渡江,攻打汉阳。11月,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部展开激战,他受党的派遣,奔赴江西前线,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二十二团二营党代表。1927年5月,因国民党“礼送共产党回武汉”,他被送回了武汉。党指示他留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。

1927年8月,他受省委党组织委派,回到了嘉鱼,组织和领导鄂南秋收暴动。9月9日,他和吕金城、龙从启、徐则夫等一起,率领赤卫营战士及农协会会员3000余人,分三路进攻米埠街,发起著名的“米埠暴动”。起义军拿下米埠后,拆碉堡,毁教堂,将没收的粮食和钱物分发给贫苦农民,处决了欺压百姓、作恶多端的劣绅蔡振发。

最后,鄂南秋收暴动以失败而告终,白色恐怖笼罩着嘉鱼,敌人到处悬榜通缉他。上级党组织派他再次前往南昌,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二十二团政治指导员,参加第二次北伐。

1928年6月,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做地下工作,任上海法南区共青团团委书记。不久, he被捕入狱,被关押到提篮桥监狱。

1930年的冬天,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。之后,中共江苏省委将他派往徐州,担任中共徐海蚌特委军事委员,负责津浦、陇海铁路工人运动。他以上海监狱里学到的木匠手艺为掩护,到徐州铁路局车辆修理厂当木工,组织工人集会、罢工,引起国民党徐州当局的怀疑。他再次被捕。敌人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,只得将他再次释放。

1932年的冬天,因叛徒出卖,他第三次被捕入狱。夜深沉,南京雨花台阴雨绵绵。李文卿昂首挺立,遥望家乡的方向。一阵枪声穿透了黑夜,一颗流星划过了夜空。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这高亢的呼声响彻云霄。殷红的血染红了雨花台,染红了南嘉的山水!